

地



程
造
之
作

海
燕
書
店
刊
行

地 下

程 造 之 著



海 燕 書 店 刊 行

· 一 九 四 ·

地 下

著 者 程 造 之

發行人 俞 鴻 模

出版者 海 燕 書 店

印刷者 光 藝 印 刷 廠

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

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版

★有版權★

序

「八一三」抗戰一發生，國內文學雜誌全都停了刊。「文學」的編者甚至沒有得到出版商的一封通知信，把編好了的整整的一冊稿子，不知往那裏一塞，就信息杳然了。「中流」不能作砥柱，「光明」變成了曇花，朱光潛先生主編的「文學雜誌」不到三期，也宣告「不幸短命死矣」了。文學無用論，從此彷彿有了根據，愛好文藝的學徒如我們者，真感到寂寞與荒涼。

自然，不肯寂寞的人，也還是有的。書商不肯出本錢，傻子們也能掏腰包。小冊子的文學刊物，「烽火」，「光明」，「文學」還是掙扎着發刊出來。眼看着轟烈的砲火，心里激盪着磅礴的熱情，要下筆祇有吶喊；細磨玉琢的結構，典型人物的創造，大概誰都不願這麼做，而且也不能做。瞬息萬變的現實，要求於作家的是迅速的把握，迅速的照映；報告速寫，通訊成為文學的主潮，直到茅盾先生在香港編刊「文藝陣地」時，這風氣還依舊。短篇創作寥如晨星，一年間也祇能收穫到「第一年」中的一部分。

但人們並不失望：滬戰中止以後，由於抗戰的廣大的展開，文藝家不少參加了各戰場上的實際工

作，文學的現實的土地也更廣大了。幾年來要求着的偉大的作品，也彷彿隱約地預示了一種朕兆。報告，速寫，通訊自有它本身的文藝價值，但同時它也將做了偉大作品產生的先聲。

但人們全都把蘇聯當作我們的前例，我們的作家詩人，也必然會遇到用黃草紙印刷自己的作品，或者是用牆頭紀錄自己的作品的一個時期，巨大的或偉大的作品，那該如「鏹流」與「毀滅」，要等我們革命戰爭勝利後才會有的。

我自己也作這樣想，但又不願作這樣想。這不一定是我們既定的運命。而且打破運命也有賴於我們自己的努力。俄國與中國的革命的具體條件不同，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三七年的國際環境也有改變，文學上可資我們揣摩的已有先進國家的血的結晶，這給予我們藝術的訓練以不少的幫助，因之傳達這偉大的民族的心臟的聲音，也就方便得多。我對於抗戰中結實一點巨大一點的文藝作品的迅速產生，沒有一天斷過希望，而且我也曾對一個熟習的朋友催過生，那便是「新水滸」，然而傷心得很，夭折了。

這回，程造之先生把包裝得極整齊的一厚冊原稿送到我手裏，我感到心臟的劇烈跳躍。開首一口氣讀了三節，就把我帶到一個廣漠的原野上，聞着黑厚的土地那種清新的氣息。我不認識這作者，更不知道他出生的土地，但我想，那作品的舞台該是海風括着鹽腥，原始式的生活受着現代化的剝削，有過英勇的然而却是粗野的血的鬥爭的通海一帶。我真想有三天空閑，讓我讀完了它。但不幸，孩子的病阻擋我這心願。讀完三節，我還是放下來。

但我總感到寬慰似的。雖然這作品不一定就算得偉大，但我們總已經有了比較結實的巨著了。……即就這一作品產生的迅速來說，也增加了我對於抗戰的必然勝利的信念不少。我們的時代是一切都在飛躍，一切都在邁進，過去的潛藏的力，現在得到發揮的機會了。

孩子的病，醫生宣告了絕望，我也祇有同跟着絕望，移回家，我又不忍聽他熱作時的呻吟。這可怕的呻吟，生命的掙扎，我聽着，全個的心臟幾乎被抖落了。我徬徨，我歎息，我抱頭鼠竄，這麼挨過了一個禮拜，我決計狠心，出走。然而我却帶着這一冊作品出走。人固有愛自己的孩子的權利，但人更有敬愛別人的心血的義務。

在「旅次」我費了兩夜的工夫，終於唸完了它。我敢說，這是一冊不平常的作品，寫着不平常的故事。

故事遠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。爲了反抗壓迫的自然的衝動，也爲了彼時革命潮流的激盪，人們也曾走上所謂「不正的路」。但有的是流浪，有的是洗淨手不幹，結局全都帶些悲劇性。這悲劇的中國，誰能逃避不飾個悲劇的脚色。打破這悲劇性的運命的，是蘆溝橋的烽火，是八字橋的槍聲。火光與槍聲，很迅速映播開去，古老的土地又開始咆哮，奴隸們要解脫的祇有鎖鍊，而這演了悲劇結束的脚色們又開始振奮起來，用自己的力來抗拒強暴，這裏主角便是老獨和羅三，一個帶有三分陰險却有七分善良性格的老獨，和依然像通心草似的黧直的羅三。

但一九二七年不是一九三七年。十年的時光並不短，關德是改變了。背叛當時兄弟的情義，而走

向投降的路。吃蜜的雄蜂們各有各的打算，和以前也不相同；龐學潛的一家就畫出了三條路，保守的在一切自己打算上情願犧牲國家，但在流亡中却又隱然同情於「豬仔」們的苦難的，這是作爲地主階級的龐學潛自己的一條路；在日本留上幾年學，懂得一切政治上的理論和術語，抱着顛改良主義的雄心的，是龐學潛的兒子龐國柱的一條路；而龐學潛的女兒龐翠荷，却竟在她淫佚與無恥的生活中結識了所謂麻子軍官，走上了間諜的路。這分歧太顯明，也太突兀，人也許不相信那會是真的；但放大和縮小，繪畫的遠近法，不能不使我們相信這是真實。在今天，你如其會否定汪精衛的出賣屁股的意義，那你自然能指責我們的作者的龐翠荷的畫像不真切。

照作者告訴我們的事實，社會有變動，階級仇恨也在增長。這自然是素樸的反感。然而，同時，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告訴我們的另一事實，階級仇恨雖然在增長，但抗日戰爭——游擊隊伍却在自發的發展。這自然也是素樸的衝動。可惜的是，這素樸的反感和素樸的衝動，還沒有得到統一，發揮更大的力量，走上更正確的道路——政治的說服力，不普遍是很顯然的。

在這裏，老獨彷彿是隱居於不平常的土地上回來的，但他也沒有帶來較新的理論，雖然有正直的行動。這缺陷是事實；但我們也得求彌補。海風括着鹽腥的土地上，本來缺乏政治的教養。作風的迅速轉變，那是並不容易的。

出奇的另一位人物，那是朱雪齊，一位教會裏的小伙計。當小學教師時代，是受盡別人的白眼，一有勢可使，他就有點作威作福。向上爬的哲學叫他發了瘋，受了女間諜龐翠荷的誘惑，竟甘心走上

美迭克的路，混在羅三的隊伍裏，却又謀殺一位很好的戰鬥員。這自然有點叫人洩氣，但有血也有污毒，眼前我們還不能否認這事實。要得聲明的，那是他個人行為，無關教會。

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筆，但也有他非常殘忍的筆，寫自然與風習，婉約而妥貼，叫人感到一種難說的喜悅；寫戰爭與屠殺，可就叫人毛髮森然，不忍卒讀了。敘述多過描寫，描寫不是鋪張，這作品給我的，沒有苦重之感，是一種新生的清新的喜悅。然而，正如我開頭所說，先進國家給予我們作者的藝術的教養，也很顯然。我在這裏多少看到了一些「毀滅」，「鏽流」，甚至於「被開墾的處女地」的影子。

這作品還止第一部，老獨的事業還正在開始。階級的仇恨轉變為對侵略者的仇恨，這現實已經展開在我們的面前，我相信，我們的作者的筆也一定會這樣轉變着去。

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晚十二時巴人記於燈下

一

軍隊進迫到石莊的消息，傳進村市上來，是快近黃昏，到處飄着炊煙的時分了。

人們是相信的。但謠言本像一束鋒利的刺，曾經刺傷過他們的胆子。一向如此，他們的心好像吊桶那樣，老是懸空着。一有風吹草動，就讓不安和騷擾控制起來了。即是一片樹葉從當頭掉下，也要給驚出一身汗來。

那是頭一次，小麥還不曾從田中割起，漢子們望着豐盛的莊稼，已經忘却當時怎樣耕作的辛勞，就指望把收穫用大斗量好藏進倉庫去了。忽然來了謠言。人們似乎發了瘋，把種子蠟放在袋裏，小孩背到肩上，老太婆們裝上驢車，開始奔跑了；狗子跳在當路亂吠，牡雞咯咯叫着，飛上屋頂……總之，這情形儼然敵人已經逼近村莊，或是開始在那裏交鋒殺戮的樣子，——到結果，自然只剩了一個空的村子在那裏。

他們宿歇在附近的村子，或樹林裏。那條心却丟在不能帶走的家中。一定下來，早就惦念起田裏的莊稼、倉房，和新生的小犢來了。開始趕緊掣耳門子朝四面八方聽着，看看沒有什麼動靜，照樣大聲咒罵着妻子，或是批着孩子的額巴，走向他們來時的路上。

想起奔逃辰光，那種咬起牙床骨來，惡狠狠揍妻子臉上，儘瞎咆哮的情形，他們打起呵欠，吐出口水來了。這同操起大手掌去劈孩子的腮巴一樣毫無理由。他們也自曉得這樣的逃法很好笑，還沒有看見軍隊，就上了那些放屁造謠者們的當。

但那次總算是好的，平平安安的收割了小麥。

夏天盡頭，新禾長得小腿高的時候，有兩連的國防軍開到市集上來了。隊伍和他們的長官們在流汗與疲倦之下，駐紮到人家的屋裏和廟宇裏面。但不久仍又開走。好像僅僅爲留下一個恐懼的根苗，人們的面孔從此便搯上一層暗灰的色彩。那中間這裏的村長是被軍隊的長官召集了去談話過的。

村長素來以穩重自居，沒有把談話的內容對人家發表。但有人看見他，那天雖是非常榮耀，回家以後，却皺起眉來。而且忽然有把村長的位置讓給人家做的意思了。

這也僅是一度小小的刺激。平靜的村市一向陷於呆板的少有變化的生活，經此一來，有些人面上顯出「當真也許會有什麼不好的事到來吧」的惶慮。平常所謂天字頭一號又蠢又瘟的農人，對於死和受害的信念，和那批穿制服着長衣的人們沒有兩樣的。聽到軍隊不久就有開戰的消息，便彷彿眼下房屋已經被人燒光，妻子讓大兵拉走的樣子，連稼禾也無心去照顧的，終日尖起耳朵去採聽人家嘴巴上的消息了。

「沒有話，要是真的打，田地也完，什麼都完了！」他們想。

平靜的日子可真少了。一日，上空發現了蒼蠅叫似的聲音。立刻有許多人擎頸巴旋來轉去着張

望。隨後他們一齊用盡目力去凝視着天上。一個小孩說是看見了兩隻鷹。在足可碰到雲的地方兜着圈子。

「鷹，鷹，一對！」

小孩們好似也想跟着飛到雲端去的叫着。

「不是！飛機，小聲點！」

還有些人高興的喊着：「鷄，鷄！飛鷄——」

那樣牽起了頭原來是想認認牠是不是「我們的」。鷹在轉了兩個圈子以後，慢慢的低飛了。人們把牠全身都瞧得清清楚楚了。

「呵，是膏藥牌：——你看那屁股！」

激起小孩們一片吶喊。

爺們聽見，將頭一側，跑了過來：

「膏藥，貼住他嘴！」

怕聲音真會給鷹聽了去，粗大手掌劈到孩子們頸巴上去了。

「不準喊，當心拉下屎來！」

又是幾個圈子，鷹向海岸那裏飛去了。從此，這鷹便幾乎日日要來光顧一次。人們的頭腦本自有點昏昏沉沉，這响又加添了膏藥牌飛機的影子，搯也搯不去的，彷彿老在眼前漂漾。

到了晚上，國軍便一批批走過村子了，灰色的軍服，飽歷風霜的面孔。長官們騎在有着長而濃的鬃毛的馬上。輜重車在後面鑼鑼的響着。天方黎明，在就近的驛站上，搬家的人們紛紛的下來了。

豐澤車站離此四十里。鐵路通過田野，一脈無際的綠色裏聳出紅色的屋頂。這也就越顯得牠被逼得那樣孤單而且荒蕪，人們將鐵路譬喻做「死掉的龍」。一天從沒有兩打以上旅客從這裏上下。在小麥和穀禾成長的季節，這裏前後有半個多月的熱鬧，自後便陷入了懨懨一息的平靜。人們站在離鎮幾里遠的村道上，可以望見通到遙遠地方去的電信桿子，站得端端正正的，伸展到野原的線下。

沒有想到這樣原始式的村市，竟被認做萬無一失的樂土，忽然有無數的避難民擠擁到來了。

四日以前，又有一架飛機在村集上空扔下了好些紙片兒。老太婆們一聽人家陰着上面的什麼字就兩脚打起抖來。但除了老太婆和女人們，男人們却裝作鎮靜，溜躑到茶店去了。

第五日，蚊陣正嗡嗡得發昏的時候，窸息的熱風裏傳來了砲聲。車站下來的人，在絕度的疲勞下面還露出一點慌張。行李堆積起來。在驢車，或是手推車的上頭，他們似乎並不想領略一下這豐富而快在收穫季節的原野，他們的頭頸在倒垂，或是太息的搖着。

這光景證明新的恐怖快到了。村上揚起塵埃。老頭子們熬得發慌，丟下煙管，打門限上立起。現在他們也相信那些日子來得有些不很尋常了。

犬，尖起耳朵，飛似的竄出去。鷄子照例唬紅了臉，打車輪的前面撲過，飛在土牆的脊上，猶自咯咯叫着。有些人，因為不知想起什麼，咬起嘴唇皮，急得在門前亂轉，間或罵着妻子。小孩的面頰

也帶累遭殃，一不小心，爽脆的耳括子便早當頭劈了過來。

絡繹而來的避難者們被包圍起來，但聽不清話，一些嘴祇是在那裏吵着，誰也分不清他們到底是想問些什麼。

聽着的女人忽然撕着自己的耳根撲進屋裏去了，因為鼻頭鑽進了飯鍋中的焦味。連着就批了在哭吵的孩子。

「要死哇，——快要殺到這裏來了哩！嚷吧，下雜的！」

但也有掣談話來安慰自己的。——總還不會馬上到這裏吧，瞎鬧，人家收成還在田裏！

「收成還在田裏！打起來了，管得了你！」

「死人，想得了逃，肚子拏什麼來養呢！」

這確也是理由。人們原是指望飢寒和災難不要掉在自己頭上的。

恰恰是秋天。看模樣收成還不錯。不過，眼下他們都是嚼些南瓜、包米屑，那些雜糧度日。新禾長得綠油油一片，穀包厚重下垂。山薯苗也在盛旺的成長，高粱稽含笑的在夕陽下搖擺。站在田岸邊一望，人的胸坎好像隨着這原野一起要擴散開去似的，感到瘠田田地，有生氣，有活力。

「人家有錢才逃，逃，哼！不成也叫我們扔下了收成，去吃屎去，見鬼！」

連口水也吐了出來。

世世代代在茅草和犁耙中活下來，有着如通心草一般單純、直率、樸實的農民，對於拿汗水灌溉

熱的土地，不但是眷戀，而且有那「生與同存，死與同盡」之感的。

但紛亂和恐慌仍在增長着。誰都溜轉得像熱鍋上的螞蟥。

這村集上的人民，向來以强悍出名的。

但說强悍，是僅僅代表着他們性格的粗獷那一面來說的。大旺村在這海岸邊祇是姆指大那麼塊地方。在裏面，以前產生過不少同人民和人民的鬥爭，也曾出世過像樣的脚色。但現在似乎已被人們遺忘，長久過着平靜的生活。祖上那些好算是殘酷的苦鬥，光榮的掙扎，烟塵一樣退出了他們的記憶。人們厭倦着流血也就是爲此。被稱做「蠢豬」的他們，曾被死亡和驚怖征服過來。碰到小得牛毛大的事情，也懶於睜開眼睛去看看，貪圖着眼前的安靜，聳起頸巴擎頭臉朝高領裏埋。年輕的漢子們在嘴巴上叨起煙斗來了。老頭們經常終日消磨在茶舖裏。或者偶然也在街道上聚起一堆人，但不消片刻，仍歸於平靜。好像從古以來就是如此，日子安穩得出奇。

通心草一般純樸的農民，掀進什麼顏色去，他們就染上那個顏色。時代帶他們走上崎嶇的路來了。

一九二七年前後，一鍋靜水似的他們，忽然經到一陣火的鞭熬，簡陋的頭腦掀起了雜色的念頭，不守本分起來。地主老爺搶走了他們最後一合糧食，接下來又加水災旱魃的夾攻；莊稼也不種了，田地不去管了，大家盤桓在別一些村子裏，帶着槍，買足了子彈，做起他們的「生意」來。也居然很客

氣的、初次嘗試着搶劫的生活，在得手以後，要必得說起那一類話：「什麼，現在的天下是大家的了。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！」說來何等義氣。

然而也就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不久以後，他們開始走上漸漸迫仄的路徑。

拏流汗和辛勞養活自己肚子的人，對於只是張開嘴巴等候人家將食物奉承他的人是，不但憎惡，而且有着發洩一下的必要的。這就來了那次自出娘胎的大變化。農民們心田雖則如通心草一般質樸，對於「你的就是我的」那種說法眩惑起來了。但他們目標乃在除去壓迫他的人。

長久悶熄着的星火，原是一經擦撥，就會爆燃的。

殺戮，焚掠，好漢似的生活，一直到了一九三四年。但那時好像僅僅爲着憤恨。拏槍和彈藥藏在笆壁裏，柴草中。到了晚上，瘋狂似的紛擾開始了。人們的頭腦仍是懶於轉着念頭。義旗一舉，真像天下從此就永遠「你的就是我的」似的。

「共同生產？」休要說了。他們喫驚地睜着眼睛：「什麼！共產了，我還種田麼？」

蠢豬們對於共產的見解是如此的。

但自然你不能就說他們不好。人們一向在受盡着熬迫，一等到時機，遲早便要報復的。那時他們幾乎每人都有着很靠得住的武裝，倘遭干涉，這就盤据山林，開始着強頭的抵抗。

二十一年的黑龍江，和次年黃浦江燃燒起連天的烽火的時候，他們沉寂了下來了，拏向裏的槍口調轉來對着了外邊。一個人經不起遭受致命的壓力；拿皮球來看罷，拍得用力，跳得愈高。人可決不

會沒中用到甯可叫你打死的。

經過屠殺，團剿，和貧窮和飢餓，農民們忽然厭倦了，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人性。看看田土已經荒蕪得不成樣子，等到地主們已經被搶光，逃光了的時候，他們的念頭却落了一個空。於是日日期望着自己「收心」起來。在燒白了的地上架起屋子，收拾起已發了鏽的耜耜。耐心心的把汗流灌溉着莊稼。

他們相信以後確也要好好的過日子了。

挖了地坑，或是在牆壁間做着窟窿，掣猶自捨不得放手的檜枝，用稻草裹起，攔埋在里面。

這些時候，人們好像已經將過去的日子忘記。手心版上被機柄磨擦出來的繭皮大都剝落了。從驚險和殘酷的困鬥中過來，似乎再不想去追想一番已往那使人憶起便要出汗的事情。說不定他們還信賴着「天命」，不再從那些空泛而狂妄的念頭上去溫存單純的心。村中平靜了，一切重又在着手整頓之下像樣起來了；和以前所過的好日子一樣了。

但他們並不注意到在別一些地方所產生的事情。

一些離他們好算是遙遠的所在，殘忍的流血與屠殺，並沒有放鬆過人民。人們過着在汙泥中的所謂反覆轉側的日子。他們那裏的旗幟早已換了樣子，大砲終日響着，殺戮成爲家常便飯，成千成百的百姓偷偷離開着他們的「家鄉」。

不過講起來總覺得神話似的遠哩。從市鎮上遞來了報紙，當老頭子們架起老光眼鏡唸讀出來的時

候，一些人大大的張開起嘴巴，會那樣訝異的說：「呵，那裏還在打着麼？」或是：「那裏離這裏有多少路？」一面用手互相將指節捏得格格作響。因為唸出來的總是說村落燒掉幾十，人們被槍斃了幾百，而且多是些赤手空拳的農民哩。

事情並不假，他們也相信。但大約不至於會當災到自己頭上來。

這又誰可說得定？一次次的傳說越來越壞了。敵軍在離此二百華里的海岸登了陸，焚燒着村莊，用馬匹拖着水泥管粗那樣的大砲，在要道的四周架設了機關槍。魔口似的槍銃，一看見可疑的影子，就窮兇極惡掃射過來。

那挺進的路線分明控制着鎬路朝平原上撲來的。

到底是真的了！有人戰慄的嚷。

但會玩過「你的就是我的」的傢伙，一想起火藥和鎬的生活，簡直有點心癢。

到了晚上，他們悄悄的扒開泥土，看看多年埋藏着的槍支發鏽沒有。把彈藥也從櫃子的角落裏找出；掩不住心頭的跳躍，將「傢伙」揩擦起來。